

教育部 新课标 必读

繁星·春水·寄小读者

FANXING CHUNSHUI JIXIAODUZHE

冰心 / 著



江苏出版社

教 育 部 新 课 标 必 读

繁星·春水·寄小读者

FANXING CHUNSHUI JIXIAODUZHE

冰心 / 著



江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繁星·春水·寄小读者/冰心著.—桂林:漓江出版社,2003.7

ISBN 7-5407-3001-3

I. ①繁...②春...③寄... II. 冰... III. ①诗歌—作品集—中国—现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9294 号

繁星·春水·寄小读者

作者◎冰心

责任编辑◎邹湘桥

封面设计◎罗云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5335(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ljcs@public.gl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桂林日报印刷厂

开本◎890×1240 1/32

字数◎112千字

印张◎10.375

版次◎2003年7月第1版

印次◎200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书号◎ISBN 7-5407-3001-3/I·1820

定价◎12.00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出版说明

现代社会要求公民具备良好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具备创新精神、合作意识和开放的视野,具备包括阅读理解与表达交流在内的多方面的基本能力,以及运用现代技术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国家教育部以此为指导思想,制定了中小学语文课程新标准,并提出了一批必读的课外书书目。应该说,这是与时俱进的战略措施,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社依据国家教育部“新课标”的指定必读书目,编辑出版了这套丛书。除在版本的选择方面着力之外,还力求在编排、导读、插图、编辑含量等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相信会受到广大的教师、学生以及学生家长的喜爱。

漓江出版社

《繁星·春水·寄小读者》导读

冰心(1900~1999),原名谢婉莹,原籍福建长乐。1900年生于福州海军军官之家,童年时代在烟台度过。辛亥革命后,她随父母移居北京,在北京贝满女中学习。贝满女中是一所教会学校,在这里冰心接受了基督教的“平等”、“博爱”思想。1918年,她进了协和女子大学学医。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她开始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作品,以写“问题小说”引起人们的注意。后又转入文科学习,还参加了文学研究会。1923年出版了《繁星》和《春水》两部诗集。大学毕业后,赴美学习英国文学,这期间她写了《寄小读者》。1926年回国,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任教。

冰心是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小诗首创者之一,她的小诗被誉为“冰心体”,成为流行一时的别致诗体,造出了“小诗流行的时代”。其代表作是《繁星》和《春水》。

胡愈之在一篇评《繁星》的文章里谈道:“自从冰心女士在《晨报·副刊》上发表她的《繁星》后……使我们的文坛收获了无数情绪的珍珠,这不能不归功于《繁星》的作者了。”把小诗比作“情绪的珍珠”,是对小诗艺术特征的一个极准确生动的概括。小诗既是一种抒情诗,那么现实生活的投影必然转化成诗人的情绪内视和情绪颤动。情绪是创作主体心灵结构中最活跃的因素,是感受外物的起点,但它“不是认识而是体验,

它不能用概念、判断、推理来把握，不能用逻辑思维来印证。它虽由认识所唤起，却超越认识之外，它的目的不是认识而更像朦胧的梦幻般的内心状态”。所以，它不可能直接成为诗的内容，属于情感范畴的情绪，“在找到它的表现形式——颜色、声音、形状或某种兼而有之之物——之前，是并不存在的”。在诗中，只存在“形式情绪”——一种被“意”所渗透的物态化的情绪结晶。情绪对诗创作来说虽是必不可少的因素，但却也是最原始的形态。它是毫无规律的，“忽而流动，忽而凝固，忽而收敛，忽而爆发，忽而消失”，有如夏夜的萤光飘飞不定，又如天空变幻莫测的云，所以必需予它以一定的形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形式情绪”，即“一种超然于功利之外的、因事物的形式因素引起的情绪，为事物的形体、结构、线条、色彩、音调、音色、节奏、韵律、质地、光影等等形式因素及其组合规律所引起的审美情感的体验与表现”。

胡愈之称赞冰心的小诗为“情绪的珍珠”，不光是看到了冰心小诗内容所特有的那种情绪美，而且更重要的是，看到了那些美的情绪已凝结为颗颗璀璨的珍珠。设想一下，如果冰心的《繁星》、《春水》仅仅是一些“零碎的思想”的记录或是一些稍纵即逝的情绪的捕捉，就不可能产生如此强大的艺术魅力和深远的影响。读一读《繁星》中的一首：

“大海呵，/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繁星（一三一）》]

诗人用“星有光、花有香”这一亘古不变的自然景观来烘托她对大海的永恒向往和依恋，情与景、情与理弥合无间，浑然而成一种独特的个性感受。这刹那间的直觉感兴首先是由长久积淀在诗人心中的情绪所触发的，但这情绪已经脱离了

原始形态而凝结为可感触的意象,又通过意象的叠加,展现出一个充满诗情的完整意境。“星光”、“花香”、“波涛的清响”都一一融入大海和“我的思潮”,表现出人与自然的亲密和谐和人在自然中的忘情陶醉。

周作人在《论小诗》一文中,特别强调小诗创作须具备的“第一条条件”:“须有切迫的情思”。他说:“我们表现的欲求是想本能的,但是为了欲求的切迫与否,所表现的便成为诗歌,或是谈话。譬如一颗火须燃烧某一程度才能发出光焰,人的情思也须燃烧至某一程度才能变成诗料,在这种程度之下不过是普通的说话,犹如盘香的火虽然维持着火的生命,却不能有大光焰了。……所以小诗的第一条件是须表现实感,便是将切迫地感到的对于平凡的事物之特殊的感兴,迸跃地倾吐出来,几乎是迫于生理的冲动,情感燃烧到白炽的程度,不宜泄出来好像就活不下去似的。这样写出来的小诗,才是融和了生命的光与热的真情实感,在三言两语之中,使人领悟到许多人生真谛。”

看冰心的这首小诗:“为着断送百万生灵/不绝的炮声,/严静的夜里,/凄然的将捉进手里的灯蛾/放到窗外去了。”[《春水(一七〇)》]

连“灯蛾”这样的生物也不忍心让它烧死,诗人怜爱万物的那颗仁慈的心跃然纸上,但她何尝不意识到,当她凄然地将捉在手里的灯蛾放到窗外的俄顷,正有多少生灵被不绝的炮声断送生命!这种“对于平凡的事物之特殊的感兴”,在“切迫的情思驱动下迸跃地倾吐出来”,蕴含着多少痛苦、多少无奈!又如:“风呵!/不要吹灭我手中的蜡烛,/我的家远在这黑暗长途的尽处。”[《繁星(六一)》]这“家”,当然是指她企望归依

的“精神家园”，但自己要到达这“心欲之国”，须跋涉过那漫漫的黑暗长途，所以她祈求“风”“不要吹灭我手中的蜡烛”——那照亮她前行的心灵之灯，不要让她永远地在黑暗中摸索，以致迷失了方向。这一刹那的感兴可能因风吹熄烛光而引起，但对人生旅途的黑暗漫长却是长久积淀蕴蓄于心的真切感受与体验，所以也是在切迫情思下倾吐出来的心声。

小诗要求集中、精炼、含蓄，以极短的篇幅表达较丰富的内容，“寓万于一”。所以许多作者都朝增富文字的含量方面努力，力求使每一句诗都成为警句隽语。在泰戈尔《飞鸟集》的哲理意味的吹拂下，衔接起“五四”高潮时期“以诗说理”的风气，就很自然了。如同朱自清所说：“那时是个解放的时代。解放从思想起头，人人对于一切传统都有意见，都爱议论，作文如此，作诗也如此。他们关心人生，大自然，以及被损害的人。关心人生，便阐发自我的价值；关心大自然，便阐发泛神论；关心被损害的人，便阐发人道主义。”于是，追求哲理的意蕴就成为小诗创作的一种风尚。虽然当时的小诗作者并不想利用诗的形式来阐发深奥的哲学，但生活本身就蕴含着许多富于哲理意味的东西，常被人称之为“人生哲学”。具有灵敏感觉的诗人，就是在日常的情境里也能够发现并挖掘出精微的哲理来。哲理之渗透于小诗，给小诗增添了思索和启迪的韵味是小诗在理性化方向走向深刻、凝重的结果。所以有评论家把哲理小诗视为“睿智与才情的产物”，“是诗中的精品”。

优秀的哲理小诗，往往是情、像、理三者契合的产物。诗情、图像、哲理水乳般融为一体。诗中蕴含的哲理，绝不是硬贴上去的“畸形的概念与抽象的格言”，而是浸透了诗情的理性的睿智火花，充满着对宇宙人生深沉的思索和顿悟。这是

一种“耐人沉思的理,和情景融成一片的理”。如冰心的《繁星(一〇)》:“嫩绿的芽儿,/和青年说:“发展你自己!”/淡白的花儿,/和青年说:“贡献你自己!”/深红的果儿,/和青年说:“牺牲你自己!”初看时,似有空泛说理之嫌,但细心阅读,就会感到别有一番滋味,给人以咀嚼回味的余地。“发展”、“贡献”、“牺牲”是所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学习、充实、完善自身,意味着“发展”,属少年阶段;以后的两个阶段就是为祖国和人民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必要时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这里蕴含着诗人多么热切的对青年的关怀和期待(当然也可看作是诗人对自己的勉励),平淡之中透露出一股深浓的感情细流,好像就是这种厚重的感情本身构成它的艺术魅力。更何况在这首小诗里,诗人虚拟了三个象征性的意象——“嫩绿的芽儿”、“淡白的花儿”、“深红的果儿”,赋予了人生三个阶段以富有鲜明感人的形象,淡化了说教色彩,增强了启迪意义,让人自自然然地受到灵魂的陶冶、净化。又如,“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繁星(五五)》]意在说明,任何一个人的成功,任何一项事业的成功,都需要付出奋斗和牺牲的巨大代价,诗中找不到一句抽象的概念和空洞的格言,而是以花为喻,从细小的芽儿到明艳的花朵,历经了多少磨难和拼搏过程。“渗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这些意味深长的诗句,是哲理诗情化的产物,带有更浓的感性色彩和情韵意味。她的许多富有劝诫意义的小诗,也都是以温婉的方式,借一草一木一沙一石一事一像来言理抒情的,所以不使人感到枯燥乏味,读之悦人耳目,动人心魄,启人深思;优美中显深沉,平淡中寓精警。像:“心

呵！/什么时候值得烦乱呢？/为着宇宙，/为着众生。”[《春水（一六）》]“墙角的花！/你孤芳自赏时，/天地便小了。”[《春水（三三）》]前者是从日常生活里去体味和挖掘哲理：人们常常为了一些身边小事而心烦意乱，那是不值得的，空耗费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只有在面对大自然和人类生存困境的时候，才值得我们去操心；后者借“墙角的花”来讽喻那些目光短浅的“孤芳自赏”者。诗情、画意、哲理，在这些小诗里，得到了高度的融合和统一。冰心本是情感型的诗人，但她自认为她的《繁星》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冰心全集·自序》），在那个多思的时代里，什么成熟不成熟的意念都经常闪动在敏感的诗人的心头，那些“小杂感”、那些像游丝一样的情绪丝丝缕缕，常常袭上诗的琴弦，迫不及待地要求表现。当然，这些景物都是司空见惯的，只有在和一些闪光的理念猝然碰撞时，才会迸发出哲理的火花。当她用蘸满感情音韵的抒情笔调去歌吟时，闪动在心头的那些意念就化成缤纷的花雨。有人指出，冰心“好像一只蜘蛛，她的哲理是她吐的丝，以‘自然’之爱为经，母亲和婴儿的爱为纬，织成了一个团团的光网，将她自己的生命悬在中间”。小诗哲理的诗情化，可借用宗白华的诗句来诠释：“理性的光/情绪的海/白云流空/便是思想片片……”[《流云·小诗（一）》]理性、情绪，在大自然的陶冶下，便化成了缕缕诗情，不仅“使人知”而且“使人感”。

小诗诗潮的直接影响源是日本和印度的小诗。前者趋向现世，它的影响体现在诗人现世情怀的确立上。后者趋向于冥想和形而上的玄思，吸引诗人去追求空灵的意境与格调。“五四”退潮以后，青年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疏离了社会现实，热心于“挖掘自己的魂灵”，由对社会的深切关注转向形而

上的哲理思索。此时,泰戈尔的小诗中的带有宗教色彩和出世思想的泛爱主义、泛神论和人道主义精神引起他们内心强烈的共鸣,他们从中找到了心理平衡的支柱。面对人世间大量存在的不公、不平或相互倾轧的现象,冰心转过身来去讴歌“繁星”：“繁星闪烁着——深蓝的太空，/何曾听得见他们对话？/沉默中，/微光里，/他们深深的互相颂赞了。”[《繁星（一）》]避开人间的丑恶现象，以繁星的“互相颂赞”来启示世人相亲相爱，实际上是一种带冥想色彩理想，这些冥想在人们深感改革社会的无能为力时，可以给人带来暂时的心灵慰藉。在《繁星》与《春水》里，可以找到许许多多空灵的冥想：“心是冷的，/泪是热的；/心——凝固了世界，/泪——温柔了世界。”“童年呵！/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卧在宇宙的摇篮里。”“冷静的心，/在任何环境里，/都能建立了更深微的世界。”“命运如同海风——/吹着青春的舟，/飘摇的，/曲折的，/渡过了时光的海。”……这些空灵的冥想虽为现实所触发，但却潜入了内心世界，所有的感悟都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是她个人对社会、自然、人生的观察与体验凝结成的情思，这样，有时就难免空灵得不落实地，淡漠了社会的真实影像。

与小说和诗相比较，冰心在艺术上取得最大成功的，还是她的散文。1923至1926年，作者留学美国期间，用主要精力写作的《寄小读者》，奠定了她在现代散文中的地位。

《寄小读者》是冰心在本时期散文成就的突出代表，它以通讯的形式，记叙了作者赴美留学途中的见闻及在美生活的经历。

诚挚缠绵的爱国情思，是交织于《寄小读者》中的一脉红

线。出国前,作者有感于祖国现实的混乱,对当时“大人们”很喜欢操纵“开炮打仗”十分愤懑(《通讯六》);出国途中,她眼见日本侵华罪证俨然作为“中日战争纪念品”,陈列展览于日本东京时,不禁热血“如泉怒沸”(《通讯十八》);当她踏上大西洋彼岸,面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她并没有忘情礼赞“新大陆”,赞美的却是“国内一片苍古庄严,虽然有的只是颓废剥落的城垣宫殿,却都令人起一种‘仰首欲攀低首拜’之思,可爱可敬的五千年的故国呵!”(《通讯十六》)这些,是多么可贵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情感啊!《寄小读者》中,对祖国的深情表现得最细腻最感人之处,莫过于作者对故土的彻骨思念与深切眷恋:遥望波士顿的灯火,令作者“想起北京城里此时街上正听着卖葡萄,卖枣的声音呢!”(《通讯八》)即使她在异邦过的是“花的生活”,“鸟的生活”,“水的生活”,“云的生活”(《通讯十四》),但她对祖国总是怀着“牵不断的离情”(《通讯十八》)。她说:“小朋友,我不是一个乐而忘返的人,此间纵是地上的乐园,我却仍是‘在客’。”(《通讯二十》)她对祖国的依恋之情,表现了她爱国的高贵情操。

在《寄小读者》中还以真挚的感情赞颂了母爱的圣洁和崇高。她体验的母爱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她的爱,是摒除一切,指拭一切,层层地麾开我前后左右所蒙罩的,使我成为‘今我’的原素,而直接的来爱我的自身”。她认为母爱是维系社会的唯一情感纽带:“她的爱不但包围我,而且普遍的包围着一切爱我的人;而且因着爱我,她也爱了天下的儿女,她更爱了天下的母亲。”(《通讯十》)她认为:“母亲的爱是永远的!”(《通讯十二》)除了尽情歌颂母爱之外,冰心还为小读者描绘了一幅幅风光旖旎的大自然的图画。在瑰丽的大自然面前,

她的心完全脱离了“世俗的烦扰”，“如蛾出茧，如鹰翔空”（《通讯十四》），陶醉在“世界上最难忘的”“自然之美”（《通讯九》）中去了。《寄小读者》充分地体现了冰心散文的艺术特色。活泼自由的表现形式，轻灵隽秀的笔触，温柔而略带忧愁的情调，流畅而凝练的语言，清丽含蓄的意境，集中体现了作者清隽含蕴的散文风格。特别是作者在写景中融合委婉细致的抒情和富有哲理的议论，让读者既领略真情，又展开联想和思索，产生了独特的韵味。《通讯七》对比和评论了日本海和慰冰湖的景色特点，活现出两者的神态和性情，又恰当地以母亲比海、朋友比湖，使人读来格外亲切。其他篇章中，作者无论描写大西洋的壮丽、白岭的雄伟、青山的清俊、绮色的深幽还是勾勒日本和美国的建筑街市、风土人情、民俗节景，都渗透自己的乡愁，兼以精当的品评，渲染气氛，贮满诗意，不仅引人入胜，而且发人深思，处处能触到作者情绪的脉搏，给人以隽永的回味。

郁达夫说：“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好算是独一无二的作家了。”她的散文在艺术上的成就是突出的，感情细腻澄澈，风格柔丽清爽、飘逸和谐，语言上则是在白话中糅进文言和西语，形成了一种清丽隽永、委婉细腻的诗化的语言风格，表现了作者有很高的文学修养。

目 录

·繁 星·

自 序..... (3)

繁 星..... (4)

·春 水·

自 序..... (57)

春 水..... (58)

迎神曲..... (116)

送神曲..... (118)

一朵白蔷薇..... (120)

冰 神..... (122)

病的诗人(一)·····	(123)
病的诗人(二)·····	(125)
诗的女神·····	(126)
病的诗人(三)·····	(128)
谢“思想”·····	(130)
假如我是个作家·····	(132)
“将来”的女神·····	(135)
向 往·····	(137)
晚祷(一)·····	(139)
晚祷(二)·····	(141)
不 忍·····	(143)
哀 词·····	(145)
十 年·····	(146)
使 命·····	(148)
纪 事·····	(149)
歧 路·····	(150)
中秋前三日·····	(151)
十一月十一夜·····	(152)
安慰(一)·····	(154)
安慰(二)·····	(156)
致 词·····	(157)
解 脱·····	(159)
信 誓·····	(161)

纸 船	(163)
乡 愁	(165)
远 道	(167)
赴 敌	(173)

·寄小读者·

寄小读者四版自序	(179)
通讯一	(181)
通讯二	(183)
通讯三	(186)
通讯四	(189)
通讯五	(191)
通讯六	(193)
通讯七	(195)
通讯八	(199)
通讯九	(202)
通讯十	(211)
通讯十一	(217)
通讯十二	(223)
通讯十三	(227)
通讯十四	(233)
通讯十五	(238)
通讯十六	(243)

通讯十七·····	(248)
通讯十八·····	(250)
通讯十九·····	(261)
通讯二十·····	(266)
通讯二十一·····	(270)
通讯二十二·····	(273)
通讯二十三·····	(277)
通讯二十四·····	(280)
通讯二十五·····	(284)
赞美所见·····	(286)
通讯二十六·····	(289)
通讯二十七·····	(292)
山中杂记·····	(295)
通讯二十八·····	(310)
通讯二十九·····	(312)